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家书系



车培晶 著

车培晶
作品
精选集

沉默的森林



南京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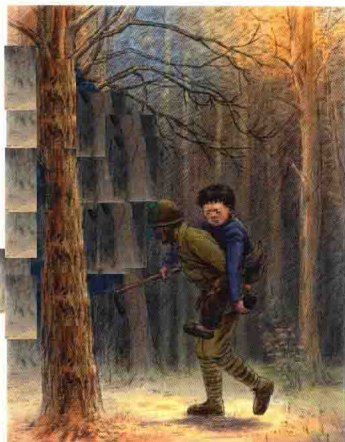
车培晶
作品
精选集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家书系



沉默的森林

车培晶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的森林 / 车培晶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
(车培晶作品精选集)
ISBN 978-7-305-18721-6

I. ①沉… II. ①车… III. ①儿童小说—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儿童小说—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5254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项目人 石 磊
项目统筹 刘红颖

丛 书 名 车培晶作品精选集
书 名 沉默的森林
著 者 车培晶
责任编辑 朱 丽 宋冬昱
终审终校 何 滨
装帧设计 谷久文
美术编辑 詹恋莎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300 1/32 印张 5.75 字数 126千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18721-6
定 价 28.00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录

沉默的森林	1
雾妖占领城市的时刻	13
麦季	23
九抱岭夜话	37
姥姥的小圆镜	43
梦中的爸爸	51
红麻山下的故事	57
绣花帘儿遮着的门	69
野人的声音	73





谎言 85

鬼使神差 89

卓尔不凡的收音机 101

我和我的蜘蛛丝 109

橱窗里的隐秘 119



沉默的森林

娘说：“天冷了，老北风要下来了。”

娘说：“不等你爹了，他回不来，回来也不会这个时候回来。”

娘的眼角湿了，娘惦记着孩子的父亲。父亲到东大川那边给日本人修军用飞机场，走了有四个多月了。

孩子看看镶在窗洞子外面的天和远处的海姑尔大森林，天和森林沉默着，同往年的深秋没有什么异样。孩子又看看躺在炕上的妹妹，妹妹和母亲都害了伤寒：身子软塌塌的，脸色蜡黄。

孩子走了，把那条粗布口袋紧扎在腰上，向远处的海姑尔大森林走去。

孩子是去森林里挖草药，挖回的草药送到镇上卖，换越冬的棉花与粗布。往年到林子里挖药，孩子是跟父亲去；现在不行了，父亲没回来，也没有音信。走的时候，官老四说就修两个月的飞机场，回来每人发一套新棉袄，还有日本人穿的那种皮靴，还有满洲钞票。母亲不让父亲去，可官老四说：“谁敢不去？这是日本人的命令，都得去。”官老四先前贩大烟，现在有日本人给他撑腰，屯里人都怕他。跟父亲一同去的还有三个汉子，是官老四



把他们送到日本人手里的，到现在也不见谁回来。官老四不知躲在了哪儿，不然这四个汉子的婆娘们会把这条老狗撕成肉渣渣。

孩子十二岁，生得结实，能做半拉子大人的营生了。孩子走进海姑尔大森林已经是晌午时分。这是东北的农历九月，太阳像奔跑了几昼夜的马，显出精疲力竭的样子。森林里少了往日的热烈与丰腴，枯叶在萧瑟的风中悄然飘落，灰小的松鼠与一些个头挺大的林鸟时而将枝头枯叶弄出细响，使深秋的老林子显得更寂寞。所有的迹象都告诉孩子，老北风与封山大雪随时都会突然降临。孩子没有棉袄，没有棉袄怎么越冬，怎么出门做营生？以往有父亲，冬季里的营生父亲差不多都干了；现在父亲不在家，外面的营生需要孩子做。父亲是家里的一堵高大结实的墙，能挡风能遮雪，而现在这堵大墙被拆了。该杀的小日本！孩子在心里狠狠骂。该杀的官老四！孩子在心里狠狠骂。

越往森林深处走，孩子越觉得孤单。往年到了比这再早些日子的时候，孩子随父亲进老林子挖草药，他们从家里一口气走到老林子深处的一面有桦树的背阴坡，坐下来喝口山泉，吃块干粮，然后开始挖草药。父亲管这面背阴坡叫王母娘娘坡，除了孩子与父亲，没有别人到过这儿。王母娘娘坡长着不少名贵草药，用不着太阳往西斜多少，他们就可以挖满一大口袋。往回走的时候，父亲还能替孩子套两只山鸡。孩子走累了，父亲就砍根粗树枝做扁担，一头挑草药，另一头挑孩子。父亲有使也使不尽的力气。跟父亲一同进山，孩子觉得是一件极其快活的事情，跟父亲在一起，孩子就觉得什么也不怕。而现在，父亲仍不见音信，也许父亲永



远也回不来了，不然的话，官老四为什么躲起来了呢？想到这儿，孩子心里沉甸甸的，有一只翅膀伤着了的山鸡从孩子跟前跳过去，孩子都没有心思去捉。孩子真想父亲。

海姑尔是东北常见的大森林，一望无际，即使在深秋树梢上的叶子落光时，森林里也是黑咕隆咚的。孩子的记性好，他沿着去年跟父亲走过的小路朝前走，如果不是遇到一头黑熊，孩子会在太阳当空时找到王母娘娘坡。

那是一头上了年岁的黑熊，有牛大，皮毛不很油亮。孩子远远地就发现了它，心惊肉跳地掉头便逃。跟父亲进老林子时，他们从未碰到过黑熊，连狼也没碰到过。孩子独身一人遇到这么一头大野兽确实胆怯，因为他听父亲讲过，进入冬眠之前的黑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孩子拼命地逃，他想绕开黑熊，从另一个方向到王母娘娘坡。其实呢，孩子没必要跑得这么慌张，因为那头黑熊并没有发现他。这样，孩子由于判断上的失误导致他遇到了更大的麻烦。

孩子像一头狍子在林子里狂奔着，地上铺着的枯叶在他脚下发出喇啦喇啦的声响。

“小孩的！小小孩的！”孩子的身后传来一声呼喊，像饿瘪肚子的狼挥动尾巴扇出的风。

孩子住下脚，看见一个头戴钢盔的日本兵朝他跑来。孩子想躲开日本兵，但被拦住了去路。

“这个的，给你。这个的这个的，统统给你。”日本兵把一小块香皂、一面小圆镜、一把剃须刀塞到孩子怀里。



孩子受宠若惊，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好东西。香皂和小圆镜，妹妹会喜欢，他不认得剃须刀，可他想这一定是件值钱的东西，官老四都没有，用它可以换好大一块棉布或者一大包棉花。孩子的目光落在日本兵脸上时，心里一阵冷，他看见日本兵的腮帮子上长着长长的黑须，像老刺猬；一双小萝卜丁眼充着红红的血丝，像野兽。孩子害怕了，他听别人说，日本人有一个试验厂，专门拿小孩的脑浆做试验，孩子双手一哆嗦，香皂、小圆镜、剃须刀落在了地上。“才不稀罕你的东西呢！老刺猬！”孩子在心里说。

老刺猬把香皂、小圆镜、剃须刀拾起来，装到孩子的粗布口袋里，然后用手比比画画地说：“森林，带我，出去，你的明白？”

孩子这才醒悟过来，老刺猬是迷路了，看他蓬头垢面的样子，至少在海姑尔大森林困了五六天。孩子蹲在地上不动，孩子不想给日本兵领路。父亲去修飞机场，说两个月回来，可至今也没有回来，孩子有什么理由为日本兵领路呢？

孩子偷偷地把粗布口袋里的香皂、小圆镜、剃须刀掏出来，放到地上。

“八嘎！”老刺猬瞪圆了小眼睛。

“我要挖草药。”孩子说。

“八嘎！八嘎！”老刺猬恶狠狠地薅住孩子的头发，用力一甩，孩子跌倒在地。“开路！开路！”

孩子眼前一片金星，接着又一抹黑雾，眼前的日本兵仿佛一头黑熊。“真倒霉，躲过了黑熊，又遇到日本人，今天是海姑尔大森林倒霉的日子。”孩子在心里说。



孩子带着老刺猬向前走去。

老刺猬一路比比画画对孩子讲这说那，孩子不能完全听懂他的话，但孩子从老刺猬叽里呱啦的声音中还是听明白了，老刺猬要去大北店军营。如果孩子朝太阳偏南一点儿的方向径直走，就可以走出茫茫林海，再径直走 50 华里就是日本人的大北店军营。孩子跟父亲进老林子挖药时，走过那条路，在林子边他们还听到过日本军营打靶子的枪声。

但孩子没有这么做。

孩子不想送老刺猬出森林，哪怕老刺猬薅他的头发、踢他的屁股。他的父亲去修飞机场没回来，何况他还没有挖一棵草药呢。孩子不愿送老刺猬出森林，不愿。可去哪儿呢？孩子也不知道。

海姑尔是有名的大森林，别说一个异国人，就是常进森林的孩子在里面转几圈，也会迷山。阳光很快软下来，森林变得更暗更寂寞，踩在脚下的枯叶发出的哗啦声在林子上空像轻风一样飘飞着。在一棵桦树下，孩子发现了一堆熊屎，很新鲜的熊屎。孩子出了一身冷汗。因为这堆很新鲜的熊屎说明有一头大黑熊就在这附近，也就是说，他和日本兵走进了一头黑熊的地盘。倘若这是一个有崽儿的母熊那就更糟了，母熊在这种季节异常凶猛，它是不会轻易放过侵入它领地的人的。

孩子的心咯噔噔跳，他在心里说：“来啊，熊，来吃掉小日本！”孩子故意放慢脚步，并用挖草药的小镢头将树枝碰得哗啦哗啦响，一会儿他又放开喉咙唱起歌来：



九月九野菊花开，
放马娃子套山鸡，
破屋破炕破锅盖，
黑熊下山来耍赖，
来耍赖……

孩子的歌唱得不成调儿，简直是在吼叫。孩子打算把黑熊引过来。

孩子所期待的事终于出现了，但结果却令孩子懊悔不已。

一头大母熊扑过来了。孩子撒丫子逃去，老刺猬惊呆在那儿。孩子满有把握地想，母熊会直扑老刺猬。但事与愿违，这头凶神死死盯住了孩子。

母熊貌似笨拙，发起凶来，奔跑的速度比火烧尾巴的牛还快。孩子是跑不过母熊的，森林里纵横交错的树枝藤蔓绊脚，跑不起来。母熊穷追不舍，孩子灵机一动，朝一棵大桦树攀去，桦树皮太滑，孩子好不容易攀到四米多高的一根树枝上。这时母熊已经追上来了。孩子又犯了一个错误，他明明知道熊也会爬树，可他却逃到树上。

母熊爬树的技巧不比孩子差，它爬到桦树上，桦树被摇得晃来晃去。孩子拼命向上攀，一回头，他还是看到母熊张开着的紫红色嘴巴近在眼前。桦树摇晃得更厉害，母熊踩断的树枝发出咔咔的声响。在孩子想攀上更高的一根树枝时，母熊的一只大爪子捉住了他的一条腿。孩子挣扎了几下，猛地从高高的桦树上坠下，



孩子的肩膀擦着母熊毛茸茸的脊背坠落到地上。与此同时，孩子在痛苦的挣扎之中听到了两声清脆的枪响。

是日本兵扣动了扳机。

子弹从母熊的头颅穿过。

母熊也像孩子那样从高高的桦树上坠下。

母熊死了，它的额头让子弹穿透了两个窟窿，血咕嘟咕嘟向外涌，母熊像一张没有干透的熊皮堆在桦树底下。

孩子没有摔死，但他被母熊抓伤的那条腿跌断了。

夜。

海姑尔大森林笼罩在一片寒冷的黑色当中。没有狼嚎，没有虎啸，森林静悄悄，静得枯叶被踩动一下就像大树断裂的声响。

孩子依在老刺猬的背上昏睡着。

大约在五更天时分，孩子从昏睡中醒过来，孩子真想喝水，水在哪儿？孩子的那条伤腿非常疼，疼得他用手直挖地上的树根。当孩子发现是睡在日本兵身上时，他便轻轻移开身子，朝一边爬去。孩子想离开老刺猬，离得远一些，让老刺猬无法寻到。孩子咬着牙在黑暗中爬了一会儿便爬不动了，但他摸到一个树洞，好像是熊用做冬眠的洞。孩子攒了一会劲儿，向洞里爬去。黑暗里，孩子的手摸到了一堆暖暖的毛茸茸的东西。是头熊崽儿！是昨天被打死了的母熊弃下的那头小熊崽儿吧？小熊呜呜吼，但很快便平静下来，它与孩子一起睡在树洞里。

天刚刚透亮的时候，孩子被老刺猬从树洞里拖出来。



老刺猬是循着孩子落在草梗枯叶上的血迹，一路找到树洞的。

孩子回头望了望仍熟睡在洞里的小熊崽儿，想站起来，却怎么也站不稳。老刺猬没有薅孩子的头发，也没有踢孩子的屁股，他扶着孩子向前走。

“大北店，你的明白？”老刺猬说，又从衣兜里摸出一块怀表，放在孩子眼前晃了晃，“好好带路，这个给你。”

孩子还没看明白那是件什么东西，老刺猬又将怀表放回衣兜里去了。孩子的伤腿疼痛难忍，豆大的汗珠在额头直滚。孩子真想躺到地上，不再起来。

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时，他们又与三条恶狼遭遇了。

孩子是见到过狼的，可没有见到这么凶恶的狼。狼们大约是嗅到孩子腿上的血腥味儿追来的。

老刺猬扔下孩子，端起枪一步一步后退着。

三条恶狼无比兴奋地向孩子围去。

忽然，一声枪响。孩子觉得子弹是打在自己的脑袋上，便一头栽倒在地。

子弹是打在一条狼的脑盖上。老刺猬的枪法真不孬，狼惨叫一声，倒在血泊中。另外两条狼围着孩子转了两圈，匆匆逃去了。

老刺猬开始剥狼皮。他用枪刺将狼肉穿住，架到柴火上烤。孩子闻到了喷香的狼肉味儿。孩子吃过狼肉，是父亲烧给他吃的，很香。父亲说狼是山精，这肉一生只能吃一回，吃多了要长獠牙。孩子又想起父亲来了，狩猎、挖草药、砍柴，在孩子住的屯子里，谁也比不了父亲能干，都是官老四这汉奸，他为了巴结日本人，



把父亲骗走了，到现在父亲是死是活也不知道。“官老四，官老四，你这个坏东西！”孩子在心里骂道。孩子把眼前的日本兵当成官老四骂，孩子真想用挖草药的小镢头把日本兵的脑壳儿刨开。但是，目前孩子最希望的是从老刺猬的身边逃开，他不想带老刺猬走出林海，他要让老刺猬这辈子也回不了军营，被熊、被狼、被老虎吃掉！

老刺猬大口大口地啃着狼肉，柴堆的火光映亮了他狰狞的脸，他把一块半熟的狼肉扔到孩子跟前说：“米西米西（吃吃）！”

孩子本来不想吃，但还是吃了，不吃饱肚子怎么能从老刺猬身边逃走？

太阳慢慢升起来了，柴堆火光暗淡下来，老刺猬和孩子几乎吃掉了一只狼。

老刺猬搀扶着孩子一步一步向前走。老刺猬的小眼睛时而望望林子的尽头，时而看看孩子的脸，老刺猬想从孩子的表情中判断他们是不是走近了森林的边缘。

没有老刺猬搀扶，孩子寸步难行。孩子那条伤腿肿得像让水浸泡过的山参。

所以，现在的情形是这样：老刺猬不可以撇下孩子，没有孩子引路，他难以走出海姑尔大森林。孩子呢，如果没有老刺猬的保护，恐怕不等爬出海姑尔便会让猛兽吃掉。

第二天上午，老刺猬不得不把孩子背起来。孩子的伤腿肿得厉害，而且正在发高烧，几次昏迷过去，不背的话，根本走不了路。

孩子趴在老刺猬的背上，时而清醒，时而昏迷。老刺猬差不



多走几步，便叽里呱啦吼几声，问孩子走的方向对不对。孩子用手向前指去，一条胳膊像路标伸在老刺猬的肩上。老刺猬沿着孩子指引的方向吭哧吭哧地走着。

大部分的时间，孩子是半昏迷着的，他以为自己是趴在父亲的脊背上，甚至听到父亲被老旱烟呛出的咳嗽声。他心里盛着满满的温暖、幸福的感觉，他几次喃喃地叫道：“爹，爹，回家，回家，娘在家等你，妹妹也想你，想病了呢。”

有那么一会儿，孩子的知觉异常清醒，知道自己是趴在一个老日本兵的背上，并闻到一股汗臭味儿。他想从老刺猬身上挣脱下来，但没有成功。后来，他发现老刺猬正朝着走出海姑尔、出去就可以望见大北店的那座高山的方向走去，他立刻又踢又蹬，



并大叫：“走错了！走错了！”而老刺猬没有听，老刺猬好像看到了茫茫的海姑尔大森林的尽头，那层层叠叠的大树的间隙似乎透出夕阳的光辉。

就在孩子又踢又蹬时，不知怎么就碰到了老刺猬挂在后腰上的一件铁器。孩子知道，那是手雷，日本兵的后腰上都挂着几颗手雷。

真的就到了海姑尔大森林的边缘了。

这是他们在森林里度过的第六天下午，而对于老刺猬来说，这已经是被困在老林子里的第十一天了。

老刺猬兴奋至极，他忘记了背上的孩子，他挥舞着双手，跳了起来，孩子从他的后背上滑落下来，他全然不管这些，他要返回大北店军营。可他想不到，孩子从他背上下滑时，死死抓住了一颗手雷，连孩子自己也想不到手雷会立刻炸响。

惊天震地的爆炸声中，海姑尔大森林几乎要翻过来了。一缕缕硝烟散向林子的四处。之后，海姑尔大森林便像昏死过去一样陷入了一片沉寂之中。

孩子没有挖到一棵草药，他的那条粗布口袋被炸成许多碎片，像枯叶似的飘扬在高高的桦树上，孩子没有盼到父亲回来，他的母亲和妹妹根本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几天几夜没有回家。

老刺猬没有回到大北店军营，他的头颅已被炸得粉碎，枪被炸成了七截儿。

海姑尔大森林沉默无语。

那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过之后，海姑尔大森林像消失了一样沉



寂着，连鸟儿的叫声连着几天也听不见。

50多年后，有人在海姑尔大森林里拾到了一个没有木柄、蚀成铁疙瘩的镢头，还有人拾到一只没有光泽的老式日本怀表。